

·阡陌流年·

# 雪后

□周玉生

“雨雪年年有,不在三九在四九。”乙巳年腊月初一夜的那场“四九”天的大雪,再次印证了这句流传千年的农谚。

这场雪将我的露台装扮成童话般的银色世界。翌日清晨,雪霁。阳光房内绽放的墨兰和香水月季在绿植的映衬下,吐着阵阵清香,格外娇艳;阳光房外,花池中的鹅爪藤被雪花染白了头,迎风傲雪的梅花散发出阵阵幽香。屋檐下一排长短不一晶莹剔透的冰凌在阳光的折射下,发出点点七彩光晕。这久违的冰凌,让我眼前一亮。

看着这露台上的雪景,勾起了我儿时的记忆。和小伙伴们打雪仗,用冰凌当长矛互相打打打,一幕幕在脑海中闪现。然而,更令我难忘的是1963年“四九”天里雪后的事。那年我14岁,初中休学在家砍柴打草、摸鱼摸虾,以渡灾荒。

那时,困难时期刚过,经济开始复苏,但日子仍然过得艰苦。刚入腊月门,一场大雪将人们压得喘不过气来。

俗话说:开门七件事,柴米油盐酱醋茶。古人将“柴”排在首位,可见它是何等重要。正是有了柴,人间才有了升腾不息的烟火气。古老

的杨村小街有不少人家因为没了柴而无法生火做饭。平日里,人们总是在街头购买农村人挑来的麦秸、豆秸、茅草或稻草。一担草几户人家分着买,由草行的崇二先生过秤、收款。

那场雪下了整整一夜,封了不少人家的大门,生活条件好些的人家备足了柴火,可大多数只能三天两头到街头去买草。我家灶内只剩下勉强做早饭的烧草了。妈妈早早地把我从被窝里拽出来,让我吃完早饭就到街北去买草。

走出家门,举目望去,家家户户都在各扫门前雪,还有几个孩子在打雪仗、堆雪人。我和邻居家的刘老巴子一路结伴,两眼紧盯着街头的十字路口。也许是大雪封了路,两个多小时过去了,仍不见挑草人的身影。怎么办?我灵机一动,和刘老巴子一同赶到街尽头去接草。我们迎着呼啸的西北风,缩着头、跺着脚,终于等来了一个挑草的人。我高兴地跳了起来,大声喊道:“啊!我家烧锅有草啦!”

挑草的是一个中年男子。我们拦下他,约定这担草由我们两家一人一半。男子没说的,只是说草价要再加五毛钱一担,这比往常高出三分之一。我俩一前一后与挑草人一起向

街中走去。来到“大猪摊”,挑草人刚从肩上卸下担子,只见七八个人蜂拥而上,没等过秤,便将一担草抢个精光。

我急得大喊:“这是我俩接来的,为什么不留两个给我们。”可没人理会。谁叫我俩是孩子呢,况且带头抢草的还是街上有名的“混混”,他一人抢了三个。刘老巴子哭着回家了。我不甘心,又一次来到街口,站在雪地里,不停地搓着手、跺着脚,以增加身体的热量。没多一会,父亲来了,是刘老巴子将这一切告诉了他。父亲说:“别等了,干脆你到二叔家去弄点草来。”杨村小街距高庄仅有三里之遥,是我常去的地方。我送过糕点给奶奶和二爷,还钓过鱼、摘过香栗子、掏过鸟窝。

但是大雪像厚厚的棉被,将农田、水渠覆盖得严严实实,根本分不清哪是路、哪是沟。目之所及,白茫茫一片,没了旷野中的青黄和阡陌间的纵横。我只能凭借平日的记忆和少有的小树,小心翼翼一步步爬行,刚走几十步,棉鞋和棉袜都湿透了。阳光照射在雪地上,泛着刺眼的光芒;朔风卷起的雪花迎面扑来,雪花钻进脖子,瞬间化成冰冷的水,让我寒颤不止。

就在刚要到达二叔家时,我的一只脚跌进了路旁的小沟里,只听“卡擦”一声,被雪覆盖着的小沟里的冰碎了,左腿深深陷入冰水之中,半边身子也随之倾倒在雪地上。所幸沟渠不深,只淹至我的膝盖。我用尽全力才爬上来。

到了二叔家,二叔让我赶快脱下棉裤和棉鞋,交给二婶用火盆烤干。左腿上被冰碴划破的伤口,还殷殷渗着血。二婶心疼不已,责备父亲不该让我吃这么大的苦。二婶给我换了条大哥的旧棉裤,并让我坐在火盆旁取暖。当我说明来意后,大哥便立即从草堆中拔了十个“荒草”捆成一担,和我打了招呼便挑起草向小街走去。而我却被二婶留下,望着大哥远去的背影,我心头一热,泪水夺眶而出。“大哥您这是雪中送炭啊!”我自言自语道。

从接草被抢到大哥踏雪送草,我对人间百态和亲情有了更深的了解。

岁月如梭,时光荏苒。一晃六十多年过去了,我已是安度晚年的老人。回顾往昔,百感交集,但愿年轻一代能知福惜福,刻苦历练,光前裕后,以无愧于这来之不易的太平盛世。

·生活札记·

# 火车上的饭

□李清

坐在高铁上,车厢里很安静。邻座女孩沉浸在手机里,手指在屏幕上飞快地滑动着。斜对面的男乘客打开了一袋真空包装食品,香味飘了过来。我低头抿了口杯子里的水,忽然闻到一缕熟悉的味道——有人在车厢接头处泡方便面。

食物的味道,从来都是开启记忆之门的钥匙。而火车上的饭食,就像是浓缩了的生活,带着特别的慰藉。

二十年前常乘绿皮车,车厢里永远都挤满了人。煮鸡蛋,是那个年代最常见也最朴素的旅途储备。我出门之前,母亲都会在我的包里塞几个煮鸡蛋。煮鸡蛋在塑料袋里放久了,会略有一些腥味,可当火车摇摇晃晃走了几个小时后,肚子饿得咕咕叫时,剥一个凉了的鸡蛋,那点腥气也会被满口香甜盖过去。

“啤酒饮料矿泉水,花生瓜子八宝粥——腿让一下!”售货员的吆喝声顺着过道传来时,会让昏昏欲睡的乘客们一下提起精神。临近饭点时,小推车开始卖盒饭,通常十块钱一份。那时的我即使已经饿了,也舍不得立即去买,等到售货员推着小车来回走几趟后,只剩下两三盒时,才会掏出五块钱买一份降价的盒饭。打开饭盒,饭已经不太热,菜往往是简单的炒青菜,上面有几小片肉,但在饥饿的催化下,那盒饭也成了旅途中的美味。

后来,火车上的盒饭逐渐变贵了,加上菜品也不怎么样,泡面成了最主流的饭食。北京站广场上,曾有大大的“来一桶”广告牌,十分显眼。每次上火车后没多久,车厢里就会充满方便面味。我不太喜欢吃方便面。北京站候车大厅扶梯上二楼后,旁边有个快餐车,三样菜多年没变过,肉圆、豆腐和土豆丝,十五元一份,比车上的便宜。我通常会在那里买一份饭,捧着饭盒站着狼吞虎咽吃完,上车后就不吃了。

如今高铁普及,旅客出行便捷了,吃饭也更方便了,站里有各种连锁快餐店,列车上能点外卖,旅客自带的食物也丰富了。但我还会时常想起以前车上自带白酒的热情大叔,他会从包里掏出花生米和熟食,笑着递过来说:“来,尝尝,家里卤的!”现在乘高铁,时间长些或者遇上饭点,很多乘客也会在车上吃饭。但几乎人人都低着头、默默地吃自己的饭,用手机视频来佐餐。没人像以前那样对坐聊天,也少有人给邻座分享食物了,乘客间仿佛隔了一堵无形的墙。高铁车厢里整洁安静,却少了些往日的生气。

我常想起以前火车上简单的饭食。绿皮车上的饭常常是共享的、互动的,充满生活热情与人情味。你给我一个鸡爪,我分你一个橘子,一句简单的“尝尝我的”,就能瞬间拉近彼此的距离。我总觉得,那时候的旅程是“活”的,每一段都充满新奇与故事。如今时代发展进步了,有些东西似乎也在不经意间丢失了。在越来越快的高铁里,很难再见到当年慢慢颠簸中才有的简单而纯粹的寒暄与暖意了。



雀梅迎春 汤青摄

·桑梓留痕·

# 祖母的六朵梅花

□耿艳菊

夜已经很深了。手机突然响起,是六叔打来的电话。“老梅树开花了,开了六朵!”却是祖母的声音,洪亮有力,每一个音调里都是喜悦和激动。原来是老梅树开花了,悬着的心放下来。深夜亲人的电话总让人莫名紧张。

祖母喜欢梅花,自我记事起,那棵梅树就长在她的窗前。祖母有六个孙女,她给孙女们取名,每个人的名字里都带着一个“梅”字。小时候,我们六个女孩子总爱到祖母的院子里玩。在我们眼里,祖母讲究,爱干净,喜欢养花,散发着淡淡的薄荷香,会做鲜花糕点,会给我们扎好看的辫子。

我们簇簇拥拥围着祖母,邻人看到了,都说祖母好福气。事实上,我们六姐妹长大后,没有一个人留在小镇陪伴祖母,一个个走得远远的,似乎大家总有忙不完的事,一两年见不上一面也是常事。

祖母最疼的是小堂妹喜梅,她是六叔的女儿。六叔在镇上开一个小饭馆,既是老板,又是大厨、伙计,忙得脚不点地,没工夫管喜梅。喜梅就一直跟着祖母生活,祖母走到哪儿,她跟到哪儿。喜梅不喜读书,高中没读完就离开了小镇,到很远的城市打工。后来,她在那个城市找了对象,要远嫁他乡。六叔坚决不同意,希望她能嫁到镇上,还托人在镇上给她找了一份体面又清闲的工作。六叔只有喜梅一个孩子,早年和六婶离婚后,就一直没再成家。

六叔以断绝父女关系为由也没有动摇喜梅远嫁的决心。六叔脾气犟,喜梅脾气更犟。祖母为难,看着父女俩闹得不可开交,就悄悄做了主,同意喜梅的婚事。婚后,喜梅和新女婿带着大兜小兜的礼品,千里迢迢乘火车换汽车来小镇走亲戚,六叔硬是把他们轰了出去。

从那以后,喜梅再也没回过小镇。她平日里只与姑姑联系,

给祖母买的衣物和吃食都寄给姑姑,也给六叔买,但从来不让姑姑说是她买的。我们在祖母和六叔面前从来不敢提喜梅,一是怕祖母伤心,二是六叔提起喜梅就发脾气。

不久前,姑姑实在不忍心,就告诉了六叔真相。在姑姑的斡旋下,喜梅和六叔之间的心结慢慢打开。

晚饭的时候,喜梅给六叔打电话说,他们一家三口要回小镇过年。喜得六叔语无伦次,关了小饭馆的门就往祖母的院子里跑。祖母正没胃口吃饭,听到这个消息,竟连吃了两碗。

饭后,祖母和六叔围着火炉说起了往事,沉浸在喜悦和往事里竟忘了时间。坐得久了,六叔站起来活动筋骨,推开门,深沉的夜色里飘起了洁白的雪花。六叔扶着祖母到院子里看雪花。88岁的祖母耳聪目明,一眼就看到了老梅树上的点点粉红。

自从喜梅出嫁,祖母窗前的梅树再也没有开过花。现在喜梅要回小镇了,老梅树也“喜笑颜开”。不管是不是因缘巧合,老梅枝上的六朵花,让祖母联想到她的六个孙女,一个个天南海北的,多年没有聚到了一起,说着说着,流起了眼泪。六叔慌了,就一个给我们打电话,说祖母想我们了,问我们回不回小镇过年。

我上个月刚回过小镇,但我告诉六叔,过年一定回去和大家一起吃团圆饭。

和喜梅有三年多没见面了,其他的堂姐妹也有的三五载没见过了。祖母年迈,相聚的日子过一年少一年,还有多少其乐融融的时光呢?也只有过年,能让我们心安理得地放下尘世的奔忙和追求,安安心心坐下来,和亲人们吃一顿饭,喝一杯茶,叙叙旧、谈谈天,感受人间的温暖和清闲。

我披着外套,站在桌前,急切地扒拉着手机,订好回家的车票;想到将要相聚的美好时光,那深沉静默的黑夜,那浩瀚无垠的天宇,涌动着心的暖流和亮光。

·诗韵潮声·

# 岁寒清韵

(组诗)

□吴传训

## 松

悬身冻整浑风霆,鳞甲披霜太古形。  
何必星河温旧梦,自将寒碧纳空青。

## 竹

破雪抽空节未弯,风摇清响入寒山。  
此身已许孤宵月,留隙人间证大寰。

## 梅

冻蕊裂寒殷溅重,香浮暗夜醒千峰。  
孤山不占春先处,只把冰魂寄雪踪。

# 灰色系

(外二首)

□那迂

黛瓦上积着残雪  
穿白衣的稗草举着落日不放  
穿过陋巷的风,穿过林木

穿过薄暮,也穿过  
人间嶙峋的悲喜

灰喜鹊站在五楼的楼顶  
打出手语  
远峰表情肃穆

一列雁阵从妒桥的上空借道而过  
十万芦苇摇曳晃着  
站起来,一起挥手

窑河像一张灰色兽皮,随风起伏  
天空浩荡  
谁来了,谁又走了

## 内与外

红木窗映出斑驳人影  
灯光用光滑的手指,抚平音容皱纹  
油彩从灯笼上,一滴一滴掉落

鸟鸣,像一粒嫩芽拱破夜色重重  
壁虎背对喧嚣,独自面壁

有人在饮酒,有人在高歌  
一只飞蛾追逐着另一只,不愿离去

莫邪山是一把好锁只  
多少年了

风声依然高涨  
依然停不下来

## 红尘

晚霞穿过丛林,黄昏赶着羊群  
麻雀在高压线上轻轻晃悠  
暮色上涟漪无数

蝓蝓的叫声,从隙缝中传来,像一匹旧布  
把小镇的黄昏,擦得锃亮

炊烟漫过屋檐,星光滑向天际  
白杨树上的鸟巢  
是一只独眼,静视人间熙攘

晚风细软,仿佛温白的手指,掠过树梢  
掠过居民楼高耸的寂寥

柴扉已经敞开  
晚归的人,正深一脚浅一脚  
蹭着暮色,黯然归来

亲爱的  
我从未像现在这样接近你  
从未,像现在这样,深爱着你

